

杭
縣
志
稿

第十五册

市
仲
夏
題



杭縣志稿

卷二十 藝文一

藝文

碑碣

一

金石文字古人託以不朽後人資以考鏡也耳目所及自吳至清意著錄之蓋一縣掌故所係不必援歐趙之錄止于五代阮氏兩浙金石志止於宋元之例耳即近在民國亦附列其日金文寥寥綴於末一先後次序以類以時以地同一類以地以時次一

吳巖山天璽碑

臨平記再續天璽元年七月立石巖山記吳功德

東觀令華敷撰文皇象義書

宋永和堤記

咸淳志紹定三年庚陽月許應龍記在臨平湖

運河有塘衣帶浙水自都城東北橋鎮薄吳頭楚尾
綿亘千餘里關提封者六州帶主管者十縣仁和首
當其一郵遞輦運憧憧旁午唯永和隄阻鼎湖白龍
潭之險卯風湍流寅夕鼓盪一有線溜則膏腴數百
頃瞬刻就浸翳欲經久不拔是豈一日一人之力哉
邑有范任二君倡為義役乃悉心討究謂土方屢潰
予成也於是率衆僦工築以木石成二百五十丈為
錢數千緡范君為費獨當什伍董視犒賚尤詳焉旁
築道民庵給伏臘俾早晏巡徼事無遺慮整如也肇

始於紹定己丑之春告成於是歲良月之望民間曾
無勞動之苦公家坐收興築之利談何易哉隄成請
記顛末予嘉其賢勞且諭之曰自今之來我邑也無
橫歛暴賦以蠹民繇是吏日貧而民日富既有餘財
矣無深刑酷罰以殘民繇是役益簡而生益繁既有
餘力矣及今閒暇率就斯役用答令德故輸財而不
知費盡悴而不憚勞令不我強也余亦欣然而思總
總而群雖各有心其于于望望未嘗不基於寬烈之
政廉污之操雖令不從與不賞而勸者抑豈無其故
哉今范令光世濟其美連躋科級以儒道字民最再

木馬示和卷 二一
課矣。始終不擾與民相安宜其一鄉之善如范君學
諭武任君學錄安世毅然以身任其勞吁。侯道使民
雖勞不怨。凡領民社之寄者何獨不然。豈直仁知之
長獨擅其美。永和之士勇於為義耶。紹定庚寅陽月
之吉記。

明重修茗溪化灣間記

錢塘縣志萬曆三十七年己酉黃汝亨撰在崇化
七都

聶侯治錢塘之五年士服教民戴德更不敢為奸下
令流水沃焦潤槁所興除不可勝紀惟是茗溪居邑

之西偏通雲溪太湖注于海沿袤百五十里為閘有五曰化灣閘者北注徑山南注天目承雙流之要衝焉水溢則閘早寇則開以隄以洩詎惟錢邑是賴蓋三郡邑利病所窳繫重矣叛始于宋淳熙六年重建自洪武而永樂間數橫決閘圯至淹沒郡國人民流散天子乃敕大司農夏公元吉暨大納言趙公岳會同三司詣勘修築三年乃竣迨正統十年復以衝圯民害尤烈邑令葉公宗行申請事聞上敕少司空周公經再勘議動支廣豐倉米三千七百石有奇抽分楨木三千餘株築治如故詳碣中至今利賴之益百

六十二年無患矣。萬曆戊申夏四月天乃降割露雨
為災。決四旬不休。五月塘崩。閘復圯。苦水懸注如傾。
三峽大浸。稽天桑田為海。下民其魚。屋廬蕩析。蒔種
無具。嗷號離散。徧于四野。侯蒿目計拯。而里諸生徐
生懋升率父老徐夢麟陳墳輩。伏侯庭具陳利害狀。
侯蹙額曰。赤子在溺。父母之謂何。且一勞永逸。策之
善也。前事後師。政之經也。民將亡命。吾何愛頂踵。予
是單車出郭門。挈小艇行赤曝下。涉巨浸。凡旬日。數
臨患所。與父老議。謂閘不備。塘胡以禦。衝衝則易潰。
何以施築。予是得衍義。黃河築堤法。用六尺竹筭千

餘實之以石。下柱水為兩股中填土而纒之高若干。
發公帑可百金。庾粟百石。父老輩奮身董其事。不期
月備塘成。舉伏地歡呼曰。是溝壑也。而登之場圃。父
母哉。雖然。亡塘患水。亡閘亡以輸水。則患早焦爛之
禍。與淪胥等。閘何可已。侯乃復與父老輩議。帑藏且
告匱。侯慨然曰。不聞醫家以血補血法乎。小損大益。
先瘠而後肥。于是量鄉都之鄰閘者。凡八十里。畝派
五厘。凡若干畝。可得九百金。民輸恐後。又力請諸上
官。動支常平倉粟五百石。凡材木伐石。繕工取給。焉
不足。則捐俸多方濟之。又躬為勞來。將作負畚者靡

勸為亘而高者四丈培而厚者五丈闢而疏其兌若
口者九尺甫一載餘而闢成矣父老子弟又舉伏地
歡呼曰是役也水無虞浸旱無虞焦以隄以洩可桑
可田非侯疇其又焉于是徐生懋升率邑父老徐夢
璧陳墳紀其事而屬余以辭余覽而歎曰惠哉懋哉
世世永賴哉侯也而功視往者則倍何者往天子痼
瘵下民至勤大司農司空諸重臣履畝興築而侯隻
身肩之往往費罄司庾粟幾四千權木三千而侯半
之往閱三載乃底績所勸議者再而侯捷之侯利侔
于百年而三善溢于前人其憂殷其才敏達其夙昔

入人深矣。列郡邑所被潤澤豐美甚博。侯其為衆父
父矣。夫善無近名。侯也有孚惠德。以規百世民也。碑
曷能已。若夫請折停徵。歲兩行。賑活飢民。瘞死人骨。
四境復業。比于豐穰。種種德政。詳他紀中。又奚綴焉。
為閘也。碑用告來者。侯名心湯。字純中。別號銘源。豫
章之新淦人。登甲辰進士。其辭曰。若水之濟。衝以雙
流。動決靜壑。水旱為憂。以塘以閘。天惠我侯。身先子
來。溝壑田疇。昔在列祖。拯溺救然。勞苦重臣。動經歲
年。生民其億。費亦溢千。事半功倍。侯若易焉。惟天降
割。惟帝迪哲。百年同功。二賢合轍。昔也有葉。今也有

鼎鄭渠邵埭千載爭烈澤國名山永不堙滅

明重建長橋記

唐樓志弘治十一年十月華亭錢福撰并書

碑文

重脩通濟長橋記

唐樓志嘉靖十四年蔣瑤撰許成名書金潞篆額

碑文 原闕

通濟橋碑記

唐樓志嘉靖十九年德清陳霆撰吳源書後附江

源修橋歲月記

碑文 原闕

附修橋歲月記 原闕

明錢福重建長橋記 錢福華亭人

維時同軌歲深四方之車轂擊重譯路廣希世之珍
輻輳故知扛梁之繫于王政匪徒襲典籍而已也縉
紳不舉逸之草茅草茅無力假助象教於是不得已
而有取乎金仙氏之教焉若乃國朝經理宇內自兩
都外分藩以浙為首杭又浙之首郡也其邑仁和之
界湖德清者有鎮曰唐樓其水自天目來奔流震澤
疏為三江望滄溟而歸者悉于此道焉故濶而深梁

乎其上者。易圯而難成。其舊梁圯者。不知其幾年。土人以舟濟。故勁風急湍。溺斃臭載者。歲有三四。過者憫焉。而懼其功之大。莫肯先之者。惟鄞賈陳守清道其地。目其險。私盟于心。期底厥成。積念鬱慮。寢存夢形。聿起利濟。假化如來。斷恩割愛。棄妻屏子。齋平生筋力。所致金百兩。買山采石。造舟起沈。得石若干。乃號于其地之善士。得金若干。於是聲熾謗隨。懼落坑塹。奔告當路。審有根柢。竟剪髮走四方。聞雞晨號。頂拜趺突。各有助之者。共得金若干。抵松江。吾鄰夏景昭。未有子。見而說焉。曰。吾求嗣善緣良多。然未有如

道人之誠而所務之要也。既館且施，予聞而嘉之。守清既得金歸，僦工鑿石為硤，凡七濶二丈八尺，長四十六丈。乃持呂太常乘之所製，詠語募予。予愛施與無蓄儲，而待以舉鬻者，猶衆。故弗能副，而樂道人之善而激勵相成，仁人利物之心，未敢斯須忘也。遂為之言，以鑿諸石。嗚呼！喬是而往，交廣閩越之珍，商鉅賈，凡以充中國之要需。秦晉魯吳之鐵冶，毛罽，凡以濟南土之不及，與夫聖天子之與，七、大藩，服敷奏，復逆信使，驛郵，無論晨夕，寒暑，風雨，晴晦，如履平地，無顛覆之虞者，伊誰之功歟！以吾儒事而假力於金仙，

以縉紳職而售志於草茅。以藩臬所莅耳目所及之
要務而卒成於疏遠之人。是亦可為世慨矣。則夫遠
人成之而居人壞之。已廢者起之而既成者不思修
之。受命於天子之廷。食其地。役其民。安享其成。而往
來其途。不圖增重其功。而故坐視其敗。而不續舉之
者。亦獨何心哉。若夫守清之誠。與夫諸士之樂助者。
其有為而為。無為而為。吾皆不可知。而過其地。獲享
其安者。是則守清諸善士之所安也。其在天者。非吾
所測。守清不欲自著其善。故悉諸善士之名書諸石。
弘治十一年戊午冬十月二日勒石。

游瑤重修通濟長橋記

唐樓南北通衢也。跨溪有橋，額曰通濟。肇自前代，漫不可考。久益傾圮，往來病之。弘治甲寅，方外陳守清者，謀始重建。工程浩大，艱於厥成。時武宗皇帝尚在青宮，敬承聖慈，仁孝太皇太后懿旨，遣官徧施名山大川，清逢其適，得賜白金若干，并會衆竭力，始克竣事。爰立貞石，構庵守之。歷今三紀矣。溪廣流深，波濤洶湧，奔冲為患。橋用崩裂，守僧方毓憂焉。號于有衆，于是鎮之義士，共捨金若干。屬毓董治，橋舊為洞，凡七議塞其中。旁之二，排水於底，實石于中，累而積之，愈

實愈重。水或冲激，本固不撓。衆謀協同，乃始事事。無何，鯀卒，厥徒廣壘成之。幾數水害，功力益巨。自庚寅迄甲午，乃濟。計工千百，物料稱是。是故不可無記矣。天下事成于前，必繼于後，乃可久存而不壞。茲役之獲成也，其艱如此。自是以往，可不知所慎哉。予承乏冬，曹橋梁，固有政者所急也。政在養民，雖勞不怨。漕消有惠，後世病焉。矧是舉也，成于下，不煩于上。私其值，不役于公。成于下，所以昭義。私其值，所以昭仁。仁者，政之紀也。義者，仁之推也。仁立義弘，可以觀俗。民淳俗厚，可以觀政。舉天下而皆唐樓焉，則有政者可

無憂矣。不尤有當記者乎。重夫呂子克厚之請。遂述
修建之始末。若夫尚義捨財者。法得附書其名于碑。
陰傳後之人有所考也。嘉靖十四年乙未春正月。勒
石。

陳寔唐樓通濟橋碑記 陳寔德清人

唐樓去浙城不五舍。其地聯帶江湖。接引甌越。縈絡
吳會。使傳之經行。商賈之走集。徒旅之往來。既以會
道之冲。而輳津途之要。又其大溪中橫。曠岸並眺。市
區氓橈。鱗次櫛比。北鄉左右。越墟出販者。晨馳夕騫。
肩摩迹累。溪渡則艱。徒涉則危。故非跨津設梁。則履

輒不通響喚靡應非所以續地脈接風氣濟利而便安者也通濟之有橋古矣歲久傾廢莫究遺迹弘治甲寅有陳守清者募財重建工鉅資殷久莫就緒事聞中禁時太皇周后位長樂康陵在東宮咸遣官賜鉞橋遂克事然溪之上游實受錢塘諸山之水當其大發則徑冲旁注水為橋拒則湧為波濤旋為激湍彭躍擊撼橋幾彫裂議者謂物虛則受攻其實則永固茲橋過水之洞七空厥多虛實名善毀於是衆議募力塞其二焉曾無幾何虛為實乘中以邊掣橋之主洞撤走載形崩潰可待呂君廷潤觀而興懷謂其

二子坤與需曰鎮之有橋吾先君尚翁嘗兩助其役
今須更治度費四百金吾籍成業力可辦也若輩其
相予必繼先德遂集工改構砥以堅樁圍以巨珉範
金以鈎其聯及蜃以弥其隙其駕鼈屹其勝月偃冲
則莫競脆也罔害履道之便而啟途之通至是橋可
無替矣工既竣耆民陳禮輩以上之分臬水庸使者
相與嘉歎亟下教禁焉守橋道者廣墾就予請記維
先王之教曰利人曰通物是故扛梁之時夏令則著
橋道在蜀武侯維飾蓋事存通利則在政必先然大
觀弗梁病乎君國乘輿濟涉譏在執政何者事任在

上故宜無責於下也。呂君一里士，故能治辦有國有政者之務。先王之教不戒而率克，是心內悅，人非其事矣。於戲！使世皆其人，里皆斯舉，寧有賦苦業者歟。抑是役也，既捐樂為，呂則急義保功，告事里則向方。賞勞率作，官則知政義以倡，務方以導俗，政以勵衆。務倡則集俗，導則募衆，勵則起事之駢美者也。是宜刻貞石，維之以詩。維蒼之南，浙川之陽，左澤右陂，臨鳥作鄉。大溪南來，既折既東，受涓納潏，赴漚則洪，斬焉兩崖，氣勢中絕。三時望洋，行旅艱涉，烏江呼艤，亭長豎眉，淺揭深厲，終焉懸危。有鉅者梁，成于積費，幾

圮者再樂輸者避有偉其士蹈義弗辭視痾在躬捐
金若遺作者百夫給者一手積鎡奚為蚩虜之守往
來愷愷車輿駢駢昌知力功徒信厥便父詔子嚴祖
德孫蘭尚父有後奕世其衍逝川沄沄長虹壓津有
詔厥成視我刻文嘉靖庚子夏四月朔立

附龍江源修橋歲月記是橋之修一素之力也經
始于丁酉仲春越七月工竣憲大夫黃山焦公蛟
峯張公兩獎之又以成一素之美寓勵俗之仁也
夫黃山負地方之重蛟峯任水利之專均所事者
一素舉之二大夫彰之善哉一素呂姓諸塘字廷

潤仁和人予在通家嘗聞其略用補陳寔之遺此
名與此橋而俱存焉龍江源識

清重修長橋碑銘

唐棲志康熙癸卯卓天寅撰

吾里有長橋蓋通衢也北達京師南接閩粵凡有事
四方者無不由茲利涉焉余卓氏自先世以來聚族
于此斯橋之存屢經圯復而再造于有明嘉靖之丁
酉則邑先輩呂廷潤力也太守黃山焦公水利蛟峯
張公嘉獎之迄今歷年滋久日漸頽圯圖維鼎新事
匪易集顧念此橋之興廢通里所係亦行旅攸關水

至此而漂洄舟筏中而迅邁今雖物力艱難而人咸
樂勸詎日量功略址程費董其役者則五保領袖萬
君公朗肩其費者余弟子孟偕諸善信實為首庸而
因舊無更視昔增壯庶幾引纜之堤永為輻輳之所
跨虹之偃鬱為培厚之基矣夫橋梁國務所急載之
工典亦王官之一事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唯
修舉得時斯遵途有自斯橋之利又豈淺鮮哉第思
自嘉靖迄今百有餘年趨事維勤鳩工如赴吾里之
人輕利急公始終如一日余故援筆記之且繫之銘
銘曰顧茲西水川流浩浩維彼河梁為浙孔道我石

既攻我材既同厥址維舊厥功以崇王途既平禮讓成俗陂陀如雲除道相屬矯如蒼龍偃立于波蜿如長虹下飲于河福祿既同德澤以茂洽和仁人久石並久時康熙癸卯秋之吉

重修碧天廣濟長橋碑

康熙己亥徐元正撰吳肇纘書石在長橋北塊屬德清境茲以同屬脩長橋碑記因附載之

兩浙利世濟人凡事大之在朝廟楹之上小之不遺于一事一物遠之在四海九州之廣近之不遺于一鎮一鄉唯恃任事者不以艱而阻不以少而伏則

匹夫可以建不拔之業而當時蒙其利後世誦其功
顧任事者亦有所甚難志不堅不成力不瘁不成就
使志堅力瘁而囊乏季子之金人鮮將伯之助則心
雖切而勿克遂而况群疑衆阻掣肘牽挽又未必不
垂成于俄頃而敗于頃刻也唐棲去餘縣數十里雖
名外鎮而生齒繁茂百貨駢集衣冠仕宦之族指不
勝屈儼然郡縣也有橋也厥名廣濟界河而鎖流為
南北要途明弘治間鄞僧陳氏守清鎮人邵君翊戮
力維新于今又三百年非復昔時之鞏固矣余聞因
到省停橈橋畔目覩傾圮之狀而因念工力之浩繁

每有志而未逮，獨念前既不知何人，出全力以創斯橋，而貽百世以後無窮之利，後復有嗣而興之者，以續百世以上，不知誰何之功，令人未必不如古人。又安知今日林林總總之中，寧無守清邵君其人者，惜乎余未之見也。噫！古人創制立法，原欲垂之萬世，迨數傳後，不能補偏救弊，卒致蕩然漸滅，而無可考者，不可悉數。何況一橋，余既以遠宦，故勿獲力襄斯橋，而當世亦卒無其人。坐見其朝損一石，暮損一柱，日復一日，漸致湮沒，徒令後之人臨流吊古，追指其地，曰：是故廣濟橋之遺址也。斯亦事勢之不得不然而

無可如何者也。而何意竟得吳山山僧皈一。復得廣文邵君九皋。夫皈一一貧僧耳。邵君亦落拓儒生。驟然以千百年將絕之緒。而仔肩于一身。竭五年之功。聚數千之財。而又衆謗不搖。流言不奪。卒能以其精神。感動前大中丞。令少司空王公為之主。遂使繼續之勞。同于鼎建。傾危之址。穩卧安流。功在當時。業垂後世。可謂偉矣。余嘗謂斯橋之建。其利有三。利涉一也。復古二也。壯鎮人形。勝三也。皈一暨邵君。獨能于衆人不知任。不能任。不敢任之時。一朝而三利斯舉。是皈一與守清。不啻衣鉢之傳。而邵君與邵君實為

表箕之紹安見古今不相及耶余適來家食里居罕
出庭戶不知橋之成也若何崇高若何廣濶較曩日
規模更開拓否僅興之所至偕一二至友駕扁舟携
樽酒登橋四望俯激湍之奔流仰林間之烟月聽欵
乃而神怡聞禔歌而心暢則雖一事一物一鄉一鎮
之功又何不可與朝扆廟楹九州四海之業同垂久
遠哉鎮人請書其事于石而求記于余余謂其功不
可沒也宜以鼓後世之勇於任事者至其工費之繁
襄力之衆畝一旦有記余不多贅也賜進士第資政
大夫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清溪徐元正撰龍溪後學

吳肇纘敬書大清康熙歲次己亥冬小春月

宗蓮華井記

咸淳志嘉熙二年仁和令范光記在臨平蓮華院
臨平山後十里井鹵惡余客小林四面散汲其味畧
同日與范右之蔡及之納涼蓮華院有三井和僧
孰勝僧指露井最良余亟取烹茗清寒甘冽自是日
走甃奴二罌靳不輕費品此泉為小林第一井有神
焉亦喜自賀吾不復將百味矣雖然唐人詩云除却
借書沽酒外更無閒事擾公私余當長斯邑頗以不
擾見思別十年矣行旅如歸今以汲水擾人乎右之

水經注卷一 卷二
笑曰亦君甘棠加封殖尔何愛數語以記斯井之逢。
化城庵井闌石刻

唐樓志化城庵古井闌刻淳祐四年四月上旬惠
塔主置十二字見武林梵志

清珍珠泉銘

在黃鶴山顯寧寺康熙間王暉撰

顯寧寺方丈之前有泉焉用石甃之周遭約三文許
清冷澄泓可鑑毛髮以足躡地則泛涌如珠故名珍
珠泉彰其美也夫泉固不同側出者曰沆正出者曰
檻漢涌上出者曰趵突而且有甘如醴者有白如乳

者有温如湯者而此則以珠名靈山秀氣鍾於此者
何異歟為之銘曰惟山之靈鍾於顯寧泉似玉蘊泛
作珠形混混而出寂寂無聲既澄且潔亦滌塵情翳
此珍珠匪時勿見以足躡地遂乃纍貫非關虎跑豈
屬龍獻日落星沈幽香不爨

宗朱宥錢塘縣修路刻石

定鄉小識在定山新嶺錢塘縣安吉口三大戶朱
宥口奉引修路與了皇祐元年六月日三大戶朱
宥趙訓楊治六行字徑二寸年月字徑寸餘缺二
字吉下疑鄉字宥下疑等字兩浙金石錄摩崖正

書

新嶺修路刻石

定鄉小識在定山新嶺錢行□□修路□□方佛
□□定光佛□□□□熙五年六行字大者徑
三四寸小者寸許以行書兼篆意紀年熙字上缺
考宋紀元押熙字者凡四雍熙嘉熙皆止四年此
非淳熙即紹熙矣

定明院石刻

定鄉小識在新嶺定明院修造東廊了正書字徑
三寸兩行無年月款識當亦宋刻新嶺為達富陽

要道前有修路諸刻。疑院僧修造東廊，募有餘資於此除道，故以是起義。其下必有叙及修路之文，特剝漫耳。不然，定明造廊，何與新嶺而大書深刻於此耶？
明補刻東坡安平泉詩

臨平記：舊在安隱寺。洪武中，為白刺史取去。崇禎初，沈一先集東坡字，重刻於石，并跋。

聞說山垠別有源，撥雲尋徑興飄然。鑿開海眼知何代，種出菱花不計年。煮茗僧誇甌泛雪，煉丹人化骨成仙。當時陸羽空收拾，遺却安平一片泉。泉澄泓清冽，近相虎跑，遠交錫惠。余童而甘之，每以

從前水經傳茗事者品外置之真為孟浪及讀蘇詩始知此泉原有不朽之名者舊有文忠碑刻失去名蹟烟消深足抱愧爰集蘇字壽此詩於石誌毋諼也
崇禎庚午長至日後學沈一先道傳氏謹跋

明塘棲鎮添設水利通判廳記

唐棲志隆慶辛未周詩樸湯煥書

塘棲去會城五十里而遙當水陸孔道控帶三郡蓋浙藩北一大門戶也崔葦之所聚盜賊多有往者倭奴犯北關出入塘棲藉令此中有督盜專蒞之如今者稍足倚其後何至馳突如入無人之境哉曩時督

撫胡公巡按周公請增設水利行署即命郡主盜者往毋令盜得逞所以閉奸救域通行旅而保藩籬之固者誠便計也其署故在鎮下游墟墓叢薄間與居民懸隔主盜者歲間一至即不能終夕舍去矣塘棲故名鎮泉貨豐衍羣盜日謀幾一梁指其中其奈何令郡大夫去崇巖披荆棘而居也其甚不稱先是滇南楊君繡新安楊君旦江陰薛君璠嘗議徙廛間皆中寢不行已而穀峯羅大夫至蓋隆慶戊辰也歲稔盜日起督撫谷公知羅大夫才則檄大夫專蒞塘棲大夫至塘棲顧而喟曰凡吾所以來非盜是求乎倘

吾廬一切之便坐而媮日即民費藉也顧吾未有以
廬民耳於是明賞格勤部伍廣偵探盜聞風解去相
顧不敢犯其明年惠洽威馳遠近懷之鎮之鄉進士
沈君佩光祿卓君明卿請大夫而徙焉大夫曰是吾
意也遂請諸當道者當道許之乃卜於故址西半里
許阻水負陸翼帶關闌廣四十步南北四倍其廣繚
以崇墉擇日經始令千百伍長各司厥工度舊而規
新務以不煩門堂室逼悉儀其故其東北偏別構凡
若干楹則因地形且用羨材也役始於隆慶三年八
月十七日其明年二月十五日役罷其地故没入呂

姓者費凡若干兩往者盜公行江湖間公私惴惴憂
茲大矣向非羅大夫朝夕躬自督察無寧居幾道路
梗者吏四方者視官若蓬廬又况其行部所在歲什
一而戾止者其安肯為民樹永久計屑屑不憚煩也
夫羅大夫豈直謀其身繼自今踵大夫至者居有寧
止得展布其四體於以除民患芟盜萌即大夫之利
澤此方將與斯署並永矣大夫佐郡多所建樹不書
書其闕於行署者如此羅大夫名星楚之黃岡人
明添設總捕水利廳題名記

唐棲志隆慶五年羅星撰

題名有記內外大小諸司莫不有之其來舊矣為此舉者非為侈美也蓋凡職掌所在莫為之前則無所於創莫為之後則無所於述後來者雖欲稽考而無由况其間制行少異則觀鑒頓殊惟恐後之論令亦猶今之論昔自不能不凜凜於心厥係亦非小小者此題名之所由起也杭郡址五十里有鎮曰唐棲蓋三吳水陸交通之市向未設官故未有公署嘉靖三十九年始奉欽命恢添設府佐於茲鎮註選駐劄為總補水利廳職列於杭其實嘉之崇德湖之德清并杭之仁和為所兼隸也舊館始創於鎮東墻間年久

頽毀且非其地星筮仕蒞鎮申明當道遷建於鎮中
空閒官地諸頗如法惟此缺典是以忘其不肖借為
補之以俟後之君子云隆慶五年歲在辛未季冬吉

旦黃岡羅星撰

羅星後陞雲南
河迺州知州

通判

楊繡

雲南晉寧縣人陞
四川達州知州

楊旦

直隸休
寧縣人

薛璠

直隸江
寧縣人

羅星

湖廣黃
岡縣人

棲水文乘又補五人

賴守忠

江西豐
城縣人

王良用

江西吉水縣人陞
廣西上思州知州

張弘毅

廣東莞縣人茂辰
進士陞福建寧府

高自治

山西太原右衛
人辛未進士

文王輔

廣西象
州人

同知人

案杭縣自劃分杭市後，舊有公署、學校等石刻，今已不在縣境，存者僅此。添設水利廳二石，亟載之。然遺文尚在，附錄於左。

宗喬行簡重建仁和縣署記

仁和在吳越時為錢江，皆附郭。皇朝興國三年，錢氏奉圖籍入朝，改令名建炎南渡二邑，俱視赤縣。方駐蹕之初，披荆棘，立都邑，志不久在吳會，宮室省府，猶曰草創。况令居乎？仁和縣宅，莫詳締建之始。距今殆不止百年，屋老且腐。紹定壬辰，胡君巨卿來領縣。至之日，顧瞻庭宇，梁扶棟柱，岌岌動搖，旦起視事，如坐

巖墻之下。慄乎將壓。前是紆墨。縮銅不啻數十令。僅
僅支傾。補敗。指日以俟。踐更。何暇為持久計。令雖健
而決。束於枵單。末如之何。人固不以咎令也。令京尹
余公。宿知其然。寧一日上府。京尹顧謂之曰。君子所
居。一日必葺。况有地百里。且附於王畿。故陋若是。曾
不逮鄙小縣。我念此久矣。今其可諉。是責於他人乎。
乃捐錢四百萬。俾更之。令承命惟謹。即度財賦。功增
庠。培薄。易湫隘。為顯敞。自門向廳。宇廊廡。堂皇寢處。
庖福。無一不撤其舊而新之。終始於壬辰之孟秋。迄
事於癸巳之仲夏。見者環視拱睨。無不洞心駭目。是

役也。木章竹箇悉市之地。山庸工如家輿匠肩來。一金一粟咸出於公。里胥恬不之預。蓋京尹厚於捐金。令尹篤於任責。宜其率作興事。不勞於民。不愆于素。起百年之顛仆。為一邑之壯觀也。始邑之獄舍傾圮。門闕殆不容楔。繆繫其中者。既無以宣其底滯之氣。而令問囚其下。幾無立人之所。常平係省二庫。亦久弗葺。至是皆為之更創。堅固縝密。足以支久。敝極而亨。勢固有所待也。令尹來諭予曰。邑之興作。自始事迄落成。盡出京尹。今官府屹然。吏民俱受宏庇。願託文辭以記其事。予曰。是可書也。京尹諱天錫。今以戶

部侍郎兼歷之任。風力強濟，多多益辦。政平訟清，百
圮具舉。縣宰平易近民，居官所記政以最聞。蓋不特
興廢起敝一事而已。是歲季夏望日。

宗倪文節公思仁和治無倦堂記

淳熙十一年

故簡齋先生陳公之孫鞏宰仁和之明年稍暇始葺
縣舍北鄉數椽為齋，名之曰無倦。而求文於余。其言
曰：自輦轂駐東南，仁和遂視赤縣事之繁劇，不待問
而知。方其紛至而沓來，俯仰應酬，雖甚精敏，窮日之
力有不暇給者。吾以綿薄不自量而冒焉，以居。吾甚
懼焉。是以朝夕黽勉而不敢須臾以怠。又曰：縣事甚

冗吾於退食之餘獨可無一室自休以為思政之地
幸縣有廢屋因其舊而稍加闢焉於其成而取吾夫
子所以告子路者名之庶有警也其為我記之余於
陳君有鄉曲雅素嘗訪焉視其庭無一人急走疾呼
者詢之里閭則未嘗有留滯不決之事蓋陳君敏而
才又能勤而不懈宜其政之治如此抑余聞之古之
為政者先民事後之為政者辦官事而已也如先民
事則其所汲汲焉者無一不在民故政修而民以被
惠苟徒曰辦官事而已也則其所汲汲焉者乃將有
病民者矣夫身以先之又勤相以勞勉之於是而繼

之以無倦則吾夫子之告子路無非為民者。今縣吏困於簿書期會訟獄賦歛之間於農桑教化之務凡民事之切者或置不問豈獨其力之不足歟亦其勢之迫使然也。若陳君於官事既辦矣於世之所謂能吏則既優為之矣非其力之不足而勢有所迫者也。苟又於吾夫子之言有得焉以其無倦之情施之民事則夫政績之美當與古循吏比可也。今明天子垂意字民之選褒表其尤以風四方偏州下邑罔有遺遺况其近在轂下者乎於今世所謂能吏者猶且選擢不棄况如古所謂循吏者乎陳君勉之無謂古今

殊時而以余言為迂也。既以告陳君，遂書以為記。

又安敬堂嘉泰二年建姜夔記，未見。

元陳基重建仁和縣署記

杭屬縣附郭者，仁和與錢塘也。仁和在吳越為錢江縣，宋興國初易今名，故在餘杭門之內，紹興間縣令孫延直徙治柏賢坊，其遷麗府之南左偏，而與錢塘縣四隅錄事司並為東西序，則國朝大德間也。重紀至元之五年己卯，遼嚕噶齊默勒克因其舊而繕完之，距今蓋二十餘年矣。上棟下宇，內垣外墉，竊橈侈剝，凜乎其將廢，而卒未有能剔其蠹而支其傾者。至

正二十年庚子總管吳陵謝侯節修舉庶政務以先
後為次第環視列廡所宜振而新之殆斯為甚爰命
庀材鳩工而達嚙嚙齊北庭伯嘉納侯躉之同知總
管府事卻君勝初治中劉君克忠因力贊之中為治
事之堂旁為兩廊右為架閣庫前為譙門屋以間計
者二十有三其增剏則退食之廳居堂之後幕賓之
舍居堂之左屋以間計者九傅階為闌楯周於外者
為之墉以文計者一百五十有奇椅榻之具器皿之
需與凡所宜有者莫不畢備是役也經始於閏月丙
寅告成於九月庚申工以日計者一百一十有五錢

以緡計者若干董其事者主簿王欽徵文以為記者
縣達噶嚕齊長安高博也抗為東南會府省憲百執
事實蒞焉承平以來職守令而司民社者非無器望
才能之選也然每每殫精於簿書鞠躬於賦歛獄訟
糾紛之末而做做焉靡歲月以俟踐更者相踵也由
是視公宇不翅如傳舍尚慮其危且傾哉令工不重
費民不勤勞而植椽扶窳剔蠹而支傾者顧有須於
兵革勞午之際蓋往者之所急來者之所戒政之善
訓也侯能不以傳舍視官府矣居其居而職其職者
第毋以踐更玩吏民則仁和其庶幾乎書以畀之俾

刻諸石以俟後之葺者尚有考云

宗樓鑰錢塘縣題名記

錢塘古都會繁華甲於東南高宗南巡駐蹕於茲歷三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於舊附郭二邑事體寢重他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年有旨錢塘仁和比開封府祥符兩赤縣中書擇才授任秩滿許以陞擢於是選任又重仁和乃錢塘之分故錢塘尤重焉舊治在錢塘門內尋入景靈宮禁籙乃以華嚴僧房故基為之在國庠之西南邑鉅事叢才者或病之紹熙二年宗君价始至興滯撥煩坐以無事首作夫子廟

以崇儒風建控獄以清囚繫又裒集前任人名氏將刻石以記縣既甚古蒐考史牒自宗元嘉中劉道真至吳越羅隱凡得十人國朝張君房而下抵今凡三十九人具有歲月亡者缺之使後有考焉君實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雅飾吏敏於從政故其設施知所先後如何鑰與君素有姻好喜君之優於仕也為之記始末又告之曰壁記不可無也然縣令去民最親賢否不可得欺彼卓太傅元魯山諸公著於民心千載猶不忘蓋有不待碑而後傳者君尚勉之

明仁和縣治題名記 殷雲霄撰

仁和令楊君文煥刊著前令姓名於石乃以其記屬石川殷雲霄氏曰吾視其賢者以為勸則不肖者以為戒殷子曰緣名以正事者居之不實因利以圖成者行之勿遂惟誠于身而無所為者遠矣記曰惟仁和附大省府省府官常師事者十餘令兩京官歲遣視事又十餘令日走謁有事問何如聽所不可惟謹事以克就理及法司百需役費皆問諸縣浙江財賦于天下為最多仁和于浙江為最多絲羅紉縠益財魚果之類朝廷于歲辦外時遣使徵取其地為東南大都會道路四通縣民以十餘萬戶四方商賈聚市

關又十餘萬戶其訟獄號名諸務煩梗豈可勝言而又賓客之往來舟楫之徒役廩餼之供饋亭館之修飾稍弗及備諸司者以為弗能焉故仁和令于天下為最難噫令之役豈專此哉致朝廷之意以惠乎民以近俗令安能舍此而故急于彼勢有然也不急於勢而責其分令于令無手弗難也楊君為仁和令已三年不病其難而政有成故觀其言可以知余言不為誣也令姓氏利于石者自韶蒞而下十五人楊君名應奎字文煥青州益都人進士

宋吳泳建錢塘縣學記

王畿首善天下有辟雍有頴宮皆所以尊教治達邦
法也錢塘在五代時斗僻一方其國儉其民畧船車
檝馬輕死好劍率以武力競雖襲封君長緣飾儒術
置擇能賢以籠絡吳中之士迄未有聞人我藝祖皇
帝迅掃區夏挈錢塘輿地盡歸職方列聖丕承陶以
詩書風之禮義而後賢良方正之士興焉然學猶未
暇建也慶曆以來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兩浙路獨抗
與蘇越得置郡博士增弟子員如縣無校官則命令
佐主學事至是江以南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然附郭
之邑猶未置也六龍渡江駐蹕於此戎事纒息崇禮

考文內興太學外設庠序大抵皆視開封而錢塘為
邑至紹興間令昉建夫子廟簡肅李公祥識之正朔
款謁春秋奠祀則有其地矣而營宇尚缺無以為
民讀法治士校比之所頃趙侯與權來尹可兆喟然
作曰臨安赤縣二先忠憲宰仁和已建其一豈斯邑
亦有社有民而不知教耶乃景岡相基諏日庀徒於
縣之東得丞葛廡遂建學其上命宰趙興杰鞏耕及
簿正王夢得相其役越三年有成宮雖雖在左廟肅
肅在右廷殖殖在中門率如也殿邃如也明倫堂曠
如也池疏為二齋列為六宿直之廬公養之廩靡不

嚴備像設禮器稍不應圖法則又倣京校取正焉士
於是可以藏修息游已是役也如簿正實始終之則
貽書潼川吳泳願有述泳謝曰春秋不書修類宮之
義何敢書則有曰今徧州縣皆先民託矣泳既不得
辭乃以得諸聖賢者而論多士昔畢命之訓殷士曰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孟子亦曰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設教千條萬
目只要人將已放之心斂而歸諸己而學者悻悻然
率馳驚於外因物有遷而失其本心者多矣矧圓象
大之區哉利慾之薰心也奇巧之蕩心也紛華之悅

心也。淫樂慝禮之接心也。宮室妻妾之動心也。一旦
晝之間。知誘物化。牛羊之濯。雞犬之放。其所有仁義
之良。蓋無幾矣。資質敏慧者。不過競習科舉。而亢志
於高明者。又不免遂廬孔孟。而歸宿老釋也。然則何
以長善救失。而新美其俗哉。畢命所謂收有德義之
訓焉。孟子所謂求有學問之道焉。非必取成於心。尊
奉其精神。屏除其意見。絕學捐書。不稽古。不論業。而
徑以為是也。為詔邑之秀民。更請擇斯二者。

明魏驥重修錢塘縣學記

杭州府錢塘縣於按察使甚為密邇。而廟學創自前

代其殿廡堂齋率由風摧雨震弗稱具瞻按察使鳳陽陳公璇過之嘆曰是邑廟學之廢如斯吾可視之而不顧哉歸謀於副使寶應王公鏜南昌羅公麓僉事廬陵陳公永卸武上官公爰臨武鄺公彥譽永豐高公安莆田王公譽山陽馮公節新安馮公清僉曰是吾輩職也復詢之郡邑士民皆無異議乃首督郡縣以修飾為事而諸公皆協心力以為助焉肇工景泰二年二月成於又明年七月

明陳善修錢塘縣學記

錢塘縣在省城東隅形勝獨奇風氣攸聚代有偉人

景泰三年浙江按察使陳公璇睹廟學仆傾大加繕治閱三載功成見公及魏文靖公記中嗣後嘉靖三十年杭守孫公孟四十二年督學憲副屠公義英再修飾之比乃十年尋復就圯萬曆二年四月先師廟脊為風雨所壞司訓黃君金榮謀於同官潘君桂芳各捐資葺之然殿堂齋舍庖廩諸多蕪穢二君具狀白於督學滕公公曰於當道俱從公請先是修建之役專督於縣貳兩教官皆不與聞是以選材不精督匠不力費恒十倍工復不堅公悉其弊乃檄二君與邑丞曾以孝並替之又以材料不充價不時給則民

多重困而工用難集於是斂材給值先時皆具人樂於趨役計日而成不愆於素費半往者而工實倍之經始先師廟次兩廡次敬一亭次五箴亭次兩戟門又南櫺星門門之南新樹石闌東西凡若干丈廟之北修明倫堂堂之西修啟聖祠始於三月落成於六月而學諭李君維鉉及錢塘縣尹姜君名繼至各捐資增飾土地祠及學諭舍宇內外煥然改觀李君同黃君鮑君如璧相與率諸生輩詣予請記善因拜手言曰休哉滕公興學之績不可以不記也今天廟祀孔顏將以孔顏之學期多士也茲賢登科膺仕者代

不乏人。然詞章功利訓詁之習，往往有之。豈孔顏之教乎？滕公以興起斯文為己責，多士夙聞公教而敬業於學，不有慨然以聖人為必可師者乎？夫立教不外明倫，聖學莫先主敬。敬敷五教之說，虞廷倡之，而萬世教人者宗焉。近世司教秉鐸之士，未有以斯學望天下者。乃公則首發之，且澹澹以戒，慎恐懼為言。正唐虞競業之遺旨也。諸士服習有素，敬奉師門之教於此，出王於此，游衍始無愧於黌宮。弗戾聖人之教，以仰承滕公興學造士之盛心。而二三師儒締構之勞，亦非無補矣。

明金學曾重建錢塘尊經閣記略

邑侯江陵朱公雅若以文程督博士諸生月三詣學宮場抗文藝悉奉六經手為甲乙鉛槧各當其材士斐就鄉風蒸蒸以文學興於是相地於明倫堂後締構五楹輪奐堂皇層樓高廈襟江帶海凌雲干霄人文之觀美備矣閣成將度六經尊藏之并建繼往開來坊奎壁堂名宦祠鄉賢祠觀德圃祭品庫齋宿所及倉庾庖福等皆極堅麗新神主增祭器肇於癸卯十一月落成於甲辰八月其制悉出侯部署其費皆侯捐金贖鍰繼以中丞直指大夫暨父老子弟委輸

而樂者故工集費而民不知云

明鼎心湯重建錢塘學記

余觀茲邦於文學則既彬彬矣自有黌校以來其間
汙隆之變屯泰之數具在紀乘適年崇經閣闢廡宇
百廢俱舉不亦庶幾昭明宣營哉惟是夫子妥靈之
宮倏廼傾越先是丹塗塗飾固亡恙也而其中蠹蝕
已盡飄風急雨楹棟相失俎豆尊罍懼將淪壓余小
子凜然急議更新又慮故事材具屬賈埏埴聽工大
都相欺以樗窳乃與廉幹之貳悉心擘畫鳩材吳楚
必須榷梓貞珉者用之總會經費帑緡若干條諸大

府僉議允諧。筮日鳩工。為堅永計。經費不足。佐以斥
羨。斥羨不繼。佐以祿入。經始幾闋。歲而報成事。宏麗
堅緻。視舊有加焉。乃進諸儒生而諭之曰。自茲以往。
庶保無速朽也乎。夫棟榑榱桷。不一材。一不備具。吾
知其不能有事也。貞碩遐遺。標榜錯用。槁中弗卹。丹
黝相蒙。曾未幾時。又虞復圯。猶之夫不事事也。吾與
汝游聖人之門。學聖人之學。真心質行。有如此庀材
矣。盖有事因於壞極。其道為蠱。蠱之象曰。君子以振
民育德。德不育。則民不振。是左師帥。余敢不勉。棟宇
既成。取諸大壯。大壯之象曰。君子以非禮勿履。擇地

而踰爰固聖基諸儒士其各競競業業有不朽之樹
立斯有不朽之聲名人人聖賢之徒雖隆廟貌于天
下可也是舉也發謀建白則學博士暨弟子員主持
蠲助則中丞兩御史臺藩臬使郡大夫余小子不過
矢心畢力勉盡職事而已於是薦藻告成歌泮落之
至穆穆魯侯敬明其德余曰諸生休矣不曰濟濟多
士克廣德心乎願與二三子交相勗以無忝於壯基
之翼為聖門光爰紀其事如左

明吳太冲修錢塘縣學記

吾杭鼎建三學二百餘禩聖澤沾洽人文恒甲於海

內錢塘視二學地少東國初以來增修之者凡五。最
後為萬曆丁未迄今僅三十餘年而傾欹崩折不支
風雨聽諸雍容之地幾鞠為茂草若是者何哉。微芒
不輯則至於摧落當事者或有其意而無其暇暇矣
力有不給故也會武昌鄔侯始至謁廟俎豆斯陳荒
蕪滿目愴焉永歎不寧夙夜於是庀材鳩工首捐俸
百金合當道暨紳士之助得金若干瓦甍棟椽必求
精堅。餼工傭值如民間不以官事煩百姓適直指中
州梁公巡鹺按郡聞斯舉欣然曰是誠不可緩檄百
鎰佐其急而明倫堂先成梁公舉酌祝之冠蓋之倫

耆舊之老。以及諸縫掖。皆動色感歎。有肅雍興起之
思。乃越日。佑聖觀不戒於火。將延齋。署公先諸有司
至。向火虔拜。風即返而熅熄。其精誠所格。若此。於是
尊經閣。啟聖祠。次第繕葺。宮牆峩峩。聖賢式臨。如聞
聆鑿焉。梁公名雲。構河雲。蘭陽人。戊辰進士。鄆侯名
明昌。武昌人。丁丑進士。署學正。王君名國。雋順天人。
庚午舉人。司訓方君何晉。慈谿人。唐君純。長興人。稽
督則佐尹王君家植。雲南人。皆歲貢士。翰林院編修
吳太冲記。

清蒞保。重修錢塘學。建尊經閣。復褒忠祠。碑記。

康熙五十有四年余奉命制閩浙越明年有事武林
凡蒞斯土者必先謁文廟循舊典也武林之為孔子
廟者三蓋郡庠及仁錢兩邑庠也下車者例詣郡庠
明所統也以來於斯者衆故頗有修葺略無荆榛焉
余方幸師儒之有以作率也而諸生有環而請者則
葺學宮也問其名則王道寧暨合庠之士子也閱其
詞則為錢塘學請也余因有慨焉夫事每親於所習
見而忽於所不及見同一學宮而麗於都者如此其
整葺以所至者衆也附於邑者如彼其淪圯以所至
者鮮也今而知類水鸞旂魯人傳之歌詠亦以魯侯

之戾止也。不然魯十二公多歷年所而何為乎獨頌魯僖也。爰從其請捐金而為之。剏復下其議於司一時從而樂輸者且踵相接也。於是鳩工庀材僉謀同也。定方運斤工人聚也。翼垂屏列堂構成也。屹然環亘垣墉起也。楹桷燦然丹堊施也。有司執余曰落成矣。夫黨庠學序造育人材古之訓也。肄業於茲而使聖賢之地風雨不蔽是亦士大夫之耻也。闕而復整整而必思所以善其後毋使圉收者之得蹂躪於此是則賢有司與羣士子之責而亦余之所厚望也。明倫堂後為尊經閣榛莽弗治久矣。蓋燬於火也。捐資

獨任而鼎新之則邑孝廉潘兆新廩生范玉鈐施博儀也學之東隅為褒忠祠蓋祀明方正學等一十四人以昏一時名臣故附於學也寢漸而失其故祀為使節所假館也稽圖考冊釐正而歸之於學又從諸生徐文熙等之請也以祠故列於斯序之內欲其永傳而無失也且欲後之行過是都者毋第習於所見而忽於所不及見也故合三事而並記之也

清錢琦重修錢塘縣學記

錢塘襟江帶海巖壑深秀西湖環城碧波澄澈稱名勝地生斯土者萃山川之靈氣多英奇磊落瑰瑋絕

特之才故文章科第之盛甲於天下縣故有學泮始於明初縣令邵復亨購地佑聖觀之西舊老氏之宮十有二楹改以建學嗣後增修不一至本朝而規模大備縣學地鄰闡闡右則中河一帶舟楫銜接日夕喧雜無高阜大川為之襟抱乾隆四十九年六月里民不戒於火牆毀延西廡至於大成殿維時凡得與廟祭者謀所以繕治之羣籲請於都轉益運使舒公轉請於前中丞伊公福公得給公費三千金鄉大夫等各出資相助而司馬許君學疏恕堂獨捐千金衆公舉專董其事許君慨然不辭遂於次年二月經始

十月工成。凡木金土石之物以千計。其工各以萬計。費幾八千金。而公費私助僅之五六。許君於獨捐外。一并任之。其廡之西偏。舊有隙地。接壤民居。向無重垣之蔽。以致蔓延為患。因不惜多金。復加版築。永資捍衛。並念祭器樂器典禮攸闕。前此都銷劫火。爰攷舊章。悉仿古制。宮懸咸備。邊豆維新。此一舉也。為盛世昌明正學。為梓里扶植人材。豈斤斤博好善之異名已哉。大工既竣。卜吉有日。星門洞開。庭奧寬邃。兩齋之舍。第一流之坊。豁如翼如。妥神靈而興文教。於是乎在。

清俞樾重修錢塘學記

錢塘古縣也。縣之有學，肇始於宋紹興，遷建於明洪武。代有修葺，碑記具存，可無贅也。咸豐季年，粵賊陷杭，學燬於兵。收復之後，與府學、仁和縣學同時重建。而大難初夷，物力未裕，粗還舊觀。苟美苟完，及今垂三十年。旁風上雨，日就挽頌。光緒十四年，紳士前侍郎朱公等請於崧公，修葺府學、仁和學，工大費鉅。錢塘學未遑兼顧。及十七年五月，霪雨兼旬，大成殿東廡及明倫堂皆圯。而文昌閣、土穀祠、鄉賢名宦諸祠亦頽毀過半。於是教諭兼郡訓導袁君言於錢塘令

伍君請於護撫劉公署藩司黃公都轉惠公發錢五百萬為完繕之資而以前侍郎朱公及楊君文瑩王君同丁君兩董理其事其監視工作者鄒君在賓張君景雲宗君元煦陸君家驥也鄒君諗於杭之故事乃謀於朱公曰學宮之東舊有褒忠祠今其鄰地新設太平營侵占祠地又於祠基建立廬舍闔扇空連轉於學宮若不相屬其學中廊屋亦為書斗竊賃於人於學宮之西私闢一街隔絕之東西西路儼成通衢此侵地之宜復者也舊制明倫堂及崇聖祠忠孝祠土穀祠位置皆未得宜所五宮墻第一流石坊在

西面河沿蓋舊制即以此為泮池也今泮池已改鑿於櫺星門外則石坊虛列轉泄文明之氣此規制之宜正者也今請自宮牆起由泮池而櫺星門戟門大成殿東西廡及名宦鄉賢祠皆仍其舊而葺治之丹雘之至明倫堂則移對學之正門加造中門三楹翼以廊房排樹碑石設立闈楯以肅觀瞻其東建土地文信國祠又其東建崇聖祠皆有門有垣其前偏東建奎星閣又前偏西建文昌閣閣之前有門門之左則就廢基重建褒忠祠以祀明臣方正學等十四賢又左則建忠孝祠而宮牆第一流石坊則移建東路

改書錢塘縣儒學五字。至民間侵占之地，宜請官示禁，勿使溷雜，以褻文明。於是縉紳聚謀，僉以為然。後告於有司，一從其議。侵地既復，規制聿新。楹壁丹柱，重垣修廊，鏤檻雕櫺，攢甍鬩拱，共用洋錢一萬四千七百有奇。原發經費不敷，先籌款應付。而以浙西商捐歲餘餘資償之。自壬辰九月至癸丑七月而底於成。

宗陸游重修仁和縣廟學記

聖人之道，位天地，育萬物，可謂大矣。然常寓之宮室，祭祀器服，度數之間，非如後世佛老廢禮棄樂，掃除

名分務為玄默寂滅浩然不可致詰也。夫子生於周，故其尊以為師者，文王周公也。使夫子生於今，有不奉孔子、顏子、孟子以為先聖先師者乎？則今之即學校以春秋舍奠於先聖先師者，非獨甲令也。方先朝學校盛時，縣有學與郡等。後以海內多事，縣學往往廢壞，而所以奉先聖先師者亦苟而已。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謝君庭玉獨慨然以為急務，重責寢食不敢安，捐己之公租錢二十萬以經始。會得廢寺當沒官錢以佐其費，又取吏舍以益其址。自開禧元年十二月至二年正月，廟乃告成。最其費為錢五十萬。吾夫

子被袞服冕巍然當坐既悉如舊制配享從祀亦皆
就列出入省門陟降有階設燎有庭三獻及受胙瘞
幣皆有位儲貯祭器則又有庫是歲二月上丁將有
事於廟吏言異時惟丞以下執事令以剽劇率不行
謝君曰豈有是哉於是告於府肅恭齋明以時訖事
且來告請記其始末天子中興大業講太平典禮方
自學校始學校之設方自兩赤縣始則茲廟又學校
之權輿也其可闕書

明改建仁和縣學記

明魏驥撰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古濠闔公鼐以仁和縣學卑隘

且東接按察使西連其署之固圖嘆曰此豈可為崇清廟肅弦誦之所乎乃謀之浙江左布政使梁絜按察使曾蒙簡等咸以為然於是相地得舊貢院之址高亢為宜言於朝乃擇日始事委布政使檢校駱義監督杭州知府胡濬往來經營之其材則本諸舊而易以新者半禮殿五間兩廡三十間前蔽戟門外列楹星明倫堂五間兩齋一十間下至倉庫庖廡之類凡學所宜有者無不備具其費出於公而財不傷工出於傭而民不擾化卑隘為宏敞肇工於天順三年之六月訖工於是年之十月既落成教諭畢昇謂不

可無述以示來者。請記於余。夫學校實風化賢才攸繫。故歷代重之。至我朝崇重之意。視前代有加。誠千載一時也。然學就新矣。為士子者。處茲闕耀之地。不可徒資之。以為觀美。亦當一新其志。去凡近。進高明。毋專事虛文。以圖利祿。而忘厥重要。一以古之名臣賢相自期。應時需。展所蘊。上不負朝廷崇重之意。下不負諸重臣作興之美。而後可。不然。猶凡民耳。

明夏時正修仁和縣學記

仁和縣儒學。舊在郡城觀橋之西北。洪武間。即元西湖書院為之者。在郡城紀家橋東。天順三年。徙湧金

門南舊貢院址不二十五六年殿與學堂皆上漏下穿且將頽壓揭虔有愆講肆無所師生皇皇無以為謀乃用言之按察使言之布政使言之巡按御使而皆遺之遂以劄府同知李景區畫衆材帖下冠帶義官吳諫董視群役肇事於成化辛丑四月十有三日巧者獻能力者獻勤撤其腐敗易以堅良槌其滲漫煥以丹碧補乎故所闕佚創乎新所加增託工于明年壬寅正月十五日師生謂宜文記其成屬之時正辭不獲乃為言曰洪維我朝法古為治文命敷于四海學校徧滿天下一朝內外臣僚仰承德意急先務

而莫之敢後。誠以天下之大，需賢才以共理也。賢才之生，必學校以養成之也。仁和密邇三司，皆善之地。其尤在所宜先者乎。夫惟古學校之養賢材也，有道而賢才之為學也，亦必以道其道。何如。若大學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而其要則莫先于正心也。其工夫準的，莫急于明義利之辨也。是師之所以為教，壹是皆以義而非義，不敢以之為教也。弟子之所以為學，壹是皆以義而非義，不敢以之為學也。夫如是，則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由是推而達之上，以奉乎其君行其義也。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其有不幸，則臨

大節不可奪也。下以臨乎民，務民之義。若保赤子，心誠求之，務有以得其心也。言惟君子喻于義也。鷄鳴而起，孳孳乎以求大義，所當為急而為之，日不暇給也。由是功高而名流，業廣而祿享，雖不求利而利是無不至也。小人喻于利也。鷄鳴而起，孳孳乎以屬乎歛，聲之無厭，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日不暇給也。由是聲稱日以墮，節義與之俱喪，甚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則亦何益之有哉。然而父兄其猶以是而願望之，朋友其猶以是而染習之，為之師者其猶以是而誘導之，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詒子夏曰：汝為君子儒。

無為小人儒。他日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小人儒乎？為己者，君子儒乎？差毫釐而謬千里，故術不可不慎也。若夫靈几秩秩，廟貌巍巍，仰而瞻，俯而思，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五經四書，日星朗曜，聖謨洋洋，嘉言孔章，時聖賢儼乎其接德容也。藹乎其聆謦欬也。其於潛孚默契，盖有不言而喻者矣。何幸遭逢盛際，陶鑄沐浴之深，期為君子儒，上無負于聖天子，下無負于所學也。歟！其為小人儒也，則亦存乎其人焉耳。時正老矣，猶願與諸士子交相勸也。於是為記。

明粘燦重修仁和縣學記

正德己卯春，掌鈐者以余教仁和，仁和多賢，間亦有故習未除，趨向弗類者。余則日與講疑義，勵修檢嚴，日課不數月，而環列几下者，其拜俯步趨，動定語默，新故漸不相襲。說者謂仁和士習維新矣。士習雖新，而庠舍之蠹敝猶夫故也。日講習坐其下者，恒慄慄然。忽夏至日，撤講未移刻，而棟宇覆壓，器用敝盡。余與諸生輩偶幸而免也。豈造物者亮其志，憫其愚，欲新其規，以逢其會乎？於是杭守留志淑，民急起而營之，工勤力疾，越月而輪奐一新。余時拊案嘆曰：士習

新而居是士者亦新。宇宙間物理氣數之相值固如斯哉。然草創規畫耳。若夫齋廊檻壁殿廡檐楹與凡藻繪粉飾之工。猶有未能悉備者。未幾留且去。去且再至。至未幾復膺擢。嗣留者蒞政。既無令聞且亦未遑也。新塗廖瑜氏蓋丞於邑者。獨有志於是。瑜志雖勤而分量則有限。司風紀者特以瑜署令事。惟是得加補治。修葺既而得新令李義壯氏。而規制始復完焉。瑜以余悉其事。謀司訓車君蘆索余記云。

明馬三才重修仁和學明倫堂記

文末錄續補

明仁縣學重修記 陳善撰

仁縣建學先諸邑其創構為歲至久往嘉靖中比歲再圯矣至萬曆癸酉新建張侯蓋始規恢明倫堂而益新之士論於是益賢張侯云已而侯以內召去繼之者為南海梁侯侯敦讓崇儒甫視事即加意學校月凡數至延見諸生必降色優禮之每遇月試輒捐俸入以豐厨供士皆感悅以為前此所未嘗見侯襟宇冲粹雅不欲以俗吏自命念仁和雖劇邑吾獨得以儒道鎮之益務右文興學為諸邑倡乃鳩工飭材推廣前制大啟門闈宏肆夾堦而額其上曰學先諸

邑增築宗壙延袤數百武雜植松檜數百株大成殿
前後開二角門士之登科者於此取道其翼亭戟門
東西廡兩廊並甃築堅厚門楹則加丹堊焉易明倫
堂西棟敗者承以巨材後堂寢室視舊增美西偏公
署為堂三楹居室五楹齋厨福室皆具學門對西城
雉堞門以內蒿為輿臺所盤據侯盡撤其廬而空之
林木森列天衢蕩然始稱都城學宮矣自經始迄於
落成皆侯躬親董理凡費金錢二百千侯悉捐俸入
不以煩民人昭侯建學之心與張侯同而其難實過
之云襄厥成者為學諭吉水王君燾學訓喻君楫先

以陞任行茲學諭大田陳君成安暨學訓安福萬君如灝上杭何君文甲相繼至僉嘉懿舉謀勒石來徵予言予惟仁和學比歲再圮今則比歲再新然則廢興固不在人哉世之為令者類多簿書期會自結於上其視學宮興廢至或等之郵傳甚則灌莽而荆棘焉夫更職百司務首學校日惟從事簿書即政平訟理何以命曰儒吏哉侯嶺海士出宰劇邑能以文雅飾吏治至賸己以宅諸生多士嚮風彬彬益盛所以薰德而向化者良有自哉

清吳農祥代邵遠平重脩仁和學記

吾邑仁和之學。宋時初附於臨安府學。紹興中遷於縣治之東觀橋。勝國初年。苦其湫隘。洪武十一年。又遷於前洋街。天順三年。巡按御史閻鳳等以其地逼臬司。又徙於舊貢院之基。今杭州府學之右。猶之宋附於臨安而已。夫附臨安與府學一也。古之人其留意於學也。公卿大夫百司庶尹。有一不由學校以升者歟。而顧不能相陰陽。度流泉。夕陽之勝。以為一邑倡。何獨於茲學一再遷。而仍屬之府歟。吾知之矣。仁邑者。吾郡之首邑也。如有家於此。諸侯有庶子。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支分派別。日疏日遠。而為嫡子。

者則承宗祧之重者也。既承宗祧之重，則一家所有成嫡子是寄，而無從錫之冢土，授之祝啟也。以語夫仁邑之隸於郡也，何以異？是得一善士，匪曰一邑之良，即一郡之善士；得一俊民，匪曰一邑之俊民，即一郡之俊民也。由茲以推，其所有秉化權參密勿端拱廟堂之上者，亦將曰匪一邑之公卿，而一郡之所產也。夫士子硤硤窮經，及膺主知，受國寄，毅然以名教為己任，則交相引為重。或曰：此山川之所會毓也。或曰：此祖宗之所成就也。頌申甫則歸之於喬嶽，詠棫樸則稱之於周王。其人品愈尊，則所稱述愈大。然則

仁邑雖一邑使在吾學者伏而思曰吾之學成則為
武林九邑之所首舉斯為桑梓之光也有不龜勉奮
起以仰承國家所以待士之重乎吾邑之先達其為
重於天下者指不勝屈勝國之中其識幾先翦巨惡
為國家遏其方張之勢殞九死而不悔者則有若胡
端敏世寧議論侃侃力持大體不負給諫之任者則
有若江參議珙清介自持挺然難犯者則有若沈侍
郎銳而我曾祖弘齋公事世宗議大禮忤永嘉張公
孚敬與楊公慎豐公熙等拜杖闕下老死戍所自著
書以為娛凡此數公皆仁邑所指為斗杓者也吾鄉

才識之士聞其風者有不砥礪感觸思與諸公並垂
天壤乎嗚呼勲業經濟則驗之於後日而其立意斷
然不欺其志則卜之於初年有椒蘭之性者必不爭
蕭艾之榮挺松柏之操者必不雜薰蕕之氣亦在諸
君自驗之而已矣學之設也年久傾圮風雨剝蝕自
聖宮以及倉庫庖廡皆鞠為茂草吾先考增益公為
邑諸生愨然傷之欲言之於通邑未有以應也每告
小子曰汝他日有成當成乃父之志歲在乙丑巡撫
河陽王峯趙公至浙江省新杭州府學而余亦以大
葬先人得乞假歸家慨然曰此非吾父之志耶乃擇

日新之自聖殿兩廡及蔽戟櫺星門是咨是度凡學宮所宜有無不備具凡用金若干功成爰記歲月於石以勉我子弟以無負先人之教也云尔

清包映奎重建仁和儒學明倫堂記

仁庠為七十五邑冠左江而右湖山川靈淑之氣甲於東南自制科來代多偉人若胡端敏邵康僖諸公尤其彰彰較著也先是署教諭鄒待聞暨邵學士封翁增益先生勉力修葺未竣厥事歲乙丑大中丞趙公方鳩工庀材郡縣學宮次第振舉視昔有加戒三先生給假旋里慨然捐千金共勦之從先志也先生

之言曰吾幼而游焉息焉聚族於斯焉吾祖吾父所
由之以進身也吾子若孫果能經明而行修蒸我髦
士寧僅文章華國之足云而况吾父之志未竟敢不
竭蹶以從事嗚呼先生可謂善承先志矣今者殿宇
堂廡樞門垣墉之屬煥然一新以至社祠文閣漸次
崇飾俾邑子弟朝弦而夕誦焉咸曰非大中丞及先
生之力不至此先生甲辰會魁讀書中秘視學江右
下車之始楚粵方用兵日馳驅於馬之場左手揮白
羽右手持不律校讐不失累黍而且以敦倫飭行為
諸生率故視學之命兩膺特簡旋以博學鴻儒召充

講幄人皆以為榮而先生處之泊如也。方且左右天子，黼黻太平，躋之前代名卿之列，與端敏之事功，康億之理學，何多讓焉。厥後繼先生而起者，光贊鴻猷，發皇經術，無不歎羨於學校之日盛，而追維其所自始，不更有厚幸哉。奎以薄劣庸材，濫竽鱣堂之末，謹上其事於各臺司，而為文勒石，以垂不朽云。時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仲秋。

清徐恕重脩仁和儒學記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自三代迄今，勵賢才而美風俗，未有不本諸庠序學校者也。杭為浙東西十一郡之

冠府學與仁和錢塘二學並建省城士游三學者沐浴聖朝之教育百有餘年拔萃起潛科名文章之盛固已超越前代矣予承乏抗守旋蒙恩命擢任監司朔望謁聖三學宮竊見廊廡祠宇內外陳丹雘粉雘多剝落或上雨旁風垣敬木腐又其甚者鞠為茂草顧瞻太息亟謀繕葺而幸新之會里人候銓知府許承基倡率諸醴商請輸資以佐經費轉申兩院臺鳩工庀材府學錢塘學既先後落成煥然改觀矣惟仁和一學缺焉未舉考仁和舊學在宗附於京庠洪武十一年即西湖書院改為學天順三年始徙今地與

府學相毗前明遞有增建屢修屢圯國朝順治八年
重修廟學大門改移東向由府學出入康熙八年教
諭鄒瑄共郡人學士邵遠平重建明倫堂雍正八年
前制府彭城李公衡檄學重修距今又四十餘年矣
許君承基偕行省理問何君宗方復踵前請力肩其
役時方伯王公賈望護撫篆事首先其請制府鍾公
音令撫運使三公寶督學使者王公杰皆以振興學
舍為先務嘉予維新廉使郝公碩糧儲道李公慶榮
抗嘉道孔公毓文和衷協德樂觀厥成郡伯彭公永
年董率維勤克舉厥職是役也凡櫺星門及戟門兩

庶至大成殿明倫堂類者築之朽者易之毀者補之
其自大門魁星文昌二閣崇聖鄉賢名宦忠孝陳忠
肅公五祠湮蕪僅存遺址度材量地莫不循舊基而
一一鼎新之繚以墻垣四百餘丈周遭雜植花樹數
百本以資游息舊觀頓復規制加宏許何二君可謂
無忝斯任矣。經如於乾隆癸巳年二月二十五日迄
工於六月十五日費計白蠟五千九百七十兩有奇。
清孫鏞重修仁和儒學記

仁和學宋時與錢塘學皆附臨安府學紹興間始析
建縣治東明天順初又徙今址在今杭州府學之右

國朝順治迄乾隆間皆嘗大修之粵匪陷浙學燬於
兵迨克復後浙江巡撫馬端敏公撥款重建事詳前
記光緒戊子隸學之士以日就傾圮上其事於郡守
陳公文縣初議府仁錢三學並修旋以費鉅不果次
年葉赫崧公來撫兩浙郡紳朱公智等以先修府仁
二學請公慨然許之乃提文瀾閣鈔書積金移充經
費委前署杭州府事郭公式昌董正之經始於己丑
七月期年而成凡崇聖祠明倫堂名宦鄉賢等祠土
木丹堊煥然一新并塞面城西路如康熙間谷公令
甲以社歧趨又移文昌閣於殿東隅闢其前為道義

之門其東土地祠本祠宗參政陳文肅公祠之前增
鑿方渠築亭於上取朱子半畝方塘一鑑開詩語頗
為額凡以啟文明供游息者周且備計所費銀錢四
千餘圓嗚呼何用之節而事之舉歟其監是役者曰
羅槩盛起姚己元王掄奎丁立本宗元照黃維嶽陸
家驤高榮丁立中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仲秋

明薛應旂三學射圃記

三學射圃者固杭州仁和錢塘諸生習射之圃也當
洪武初三學各有射圃成化辛卯乃即開元宮廢址
總建督學者就以蒞政繼遷代偶間屯田憲秦因以

居之弘治戊午提學副使趙公寬至遂議度圃之左
右隙地左建提學書院右建是圃以專習射迤北乃
築街通書院用便督率竟以原圃讓為屯田公署其
事具趙公書院記中歲久是圃亦就蕪圯嘉靖辛亥
予叨視學政屬有司葺之明年壬子八月秋試畢事
始克經理冬十二月訖工凡為前堂前軒各三楹東
西兩廡各五楹穿堂一楹後堂五楹厨屋三楹中外
門各一座左右候館各一楹其餘弓矢決拾候鵠旌
旂鐘鼓琴瑟笙簫塤磬尊罍豆籩勺篚洗禁俎案豐
饌之屬悉鼎新如制癸丑春節遂進師生習射值有

石什庭中。蓋前人舊而置之者。予因為文勒之。以紀其事。

明仁和縣學題名記 教諭李公璧撰

唯天下學校立師教。其來尚矣。成周六典。師無專職。鄉庠主以鄉大夫。州序主州長。黨校主以黨正。蓋兼官也。漢唐而下。郡國州縣之學。或置經師。文學。或置博士助教。或置教授。教諭。時則有專職焉。我國家稽古右文。建置學官。府有教授。州有學正。縣有教諭。以為之長。而又咸設訓導以佐之。至若選授之法。員資之制。育成之方。亦惟隨時損益。代有不同。期得人敷。

教造士以隆治化美風俗彼此一而已矣璧初試濫膺蘭谿教諭正德元年春改仁和仁和為浙文文獻首邑湖山鍾靈人才輩出名卿碩儒煇耀前後雖曰天寶生之以基邦家而安社稷然朝廷作育之功師儒誘掖之力要皆不可誣也昔之任於是者若聶君大年之文畢君昇之廉潘君楷之剛皆卓然著聞其餘善可稱者時不乏人奈何以塵之寡陋尸素於其間其何能紹前修而淑後進乎竊當有志龜勉師道以補偏塞責而殷鑒近取孰與前哲尚論追式顧名字歲久泯湮無從備錄爰旁搜博訪合今昔僅得三

十餘人載於牘諸生間而請曰古之登名者或題名于塔游覽者或題名于山矧諸先生受天子命相繼臨蒞一邑擁皋比育青衿而名字顧闕焉弗題奚可哉願刻諸堂壇以繫衆思而示後嗣壁曰然此誠承乏者之責也乃比次列書名工勒石余賤姓名亦竊附焉用告於後之君子

明李旻錢塘縣學科第題名記

錢塘之有學舊矣洪武庚戌始遷為令學士升于學而行道建功於時史有載焉四方之人往往能稱論之游于學者乃或懵不知氏名不有紀以示後固缺

典也。按察于公守正提學吳公原明來觀于學。見學宮薰晒敝壞，命修治焉。于是讀講有齋，祭祀有廡，廟堂始有甃石。凡廟學之所當有而未備者，次第備矣。學之師生，磐石當書其事。于公聞而止之曰：春秋修類宮，不書於經，此何足事耶？茲學以科第題名者，不為乏人，而姓氏不傳，久則泯沒無聞，况表前修以勵後學，政之所當然也。石其用於是乎？予曰：此美事也，不可以不承。乃訪求洪武以來科第鄉試二錄，得第進士者若干人，領鄉書者若干人，並其歷任所至書之所不能詳者，缺之題名于石，以俟後人。

明仁和縣學科目題名記 本學教諭劉煥撰

國家設科目所以進賢才學宮立石題名所以激後
進非設科取士則賢才無自而出非立石題名則後
進無由而興此科甲題名之石學校所當立者也杭
郡為浙都會仁和為杭首邑地靈人傑瑰奇英俊之
士登名科甲出為世用者倍蓰他鄉使不立石以記
得人之盛何以表先達激後進耶成化丁亥春予承
乏典教是邑謁廟儀畢稽學之故址國初改宗元西
湖書院為之天順己卯冬侍御公鼐請移建於斯凡
聖賢贊像經書傳注之碑森列戟門左右惟甲科名

石未備。遂謀同寅司訓紀濬之聞于郡守張公禧。二
守陳公翔。邑令周君濬。二尹胡尹源。咸捐俸買碣石
甃工。取自洪武開科以來。擢鄉試登黃甲若干人。第
其姓氏爵級。悉錫於上。置諸講堂右。昭示永久。僉謂
煥司教鐸。宜為記之。粵自成周盛時。賓興賢良。科目
之名。未有隋唐既興。始立科目之名。文猶未盛。洪維
天朝。列聖相承。文運弘開。三年大比。簡拔賢才。于茲
百年之久。視前代彌隆。仁和賢才。由此之出。有居近
臣勲業彰。有任藩臬聲譽著。以至為守為令。司校官
列庶職者。莫不各以其術鳴。斯可見其地靈人傑。視

他郡為尤盛也。方今聖天子在位，右文圖治，尤重科目。提學則有憲，副安陽劉公鈞按治，則有叟史臨江。張公敷與夫藩臬諸重臣，悉以作興學校為心，宜乎豪傑之士由科目而進，接武前修者出焉。今緣後進游歌學宮，沐浴清化，觀茲石必指某科某也為近臣，某科某也為名藩臬，至於守令校官庶職，亦由某科而進。既皆有令名，寧不深思曰：彼亦人也，我亦人也，吾何不勇猛精熏，經飲史以聖賢道學自立，先達名人自勉，撥高科躋膺仕，俾功業文章巍然煥然，有光前烈而無歉於後可也。若然則茲石之立，豈小補哉。余言曷足為輕重，姑書以俟云。